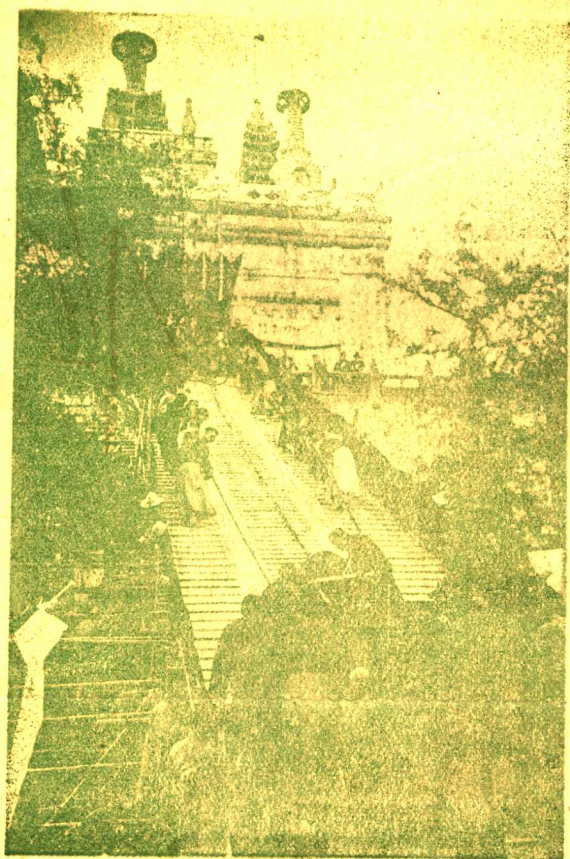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北京政法大學全體學生
追悼孫中山先生紀念冊


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印行

87
473



像 遺 生 先 山 中

中山先生遺囑

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間
在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
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
民眾五期於世界五十年後始

民族共同奮鬥

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

須依照遺囑而為建國方是建國

六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

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救世

敵殺進主張兩湖人民奮起

磨除不平平等約必須打最

後期間促其實現之而止

孫文
年譜

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

黃紹竑 謹啟

孫文

黃紹竑 謹啟

黃紹竑 謹啟

目 錄

中山先生之傳略

中山先生之主義

中山先生之遺著

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

建國大綱

中山先生對於時局宣言

中山先生北上宣言

中山先生病中及逝世之詳情

中山先生之遺囑

本校全體學生追悼中山先生紀事

哀辭

輓聯

文

弔中山先生

中山先生死後國民的責任

中山先生死後的我們青年

我們如何安慰中山先生

中山先生不死

最後警言

中山先生之略傳

先生名文，號逸仙，中山其別號，粵之香山入。父，道川，業農。母，楊氏，亦農家女。兄第三，先生最小；女兄弟二。長兄早歲渡布哇經商頗足自給。次兄早故。先生與女兄弟鄉居，農時亦扶鋤工作於田間，秉性聰穎，少有大志，恆與鄰居小兒戲模擬戰，而自發施號令，爲指揮焉。有鄉老某爲太平天國遺卒，每與先生談洪楊故事，輒竊以「第二洪秀全」而先生亦以此自任，聞者奇之。

先生十二歲赴布哇就乃兄，兄遣入英文學校，居二年，頗勤學，漸知泰西風習。未幾歸國，適粵中有創辦博濟醫院之舉，先生幸得父母許可，遂肄業於此，時年纔十七，入博濟後，交遊漸多，識鄭弼臣於同學之中，稍與相習，使談推問滿清事，心心相印，遂與結交。在博濟一年，轉學香港英文醫校，以校課較良，而地又自由故也。未幾，又結識楊衢雲其人者，楊爲人豪爽，有秘密團體，從事倒清運動，與談甚契合，陰以「反清復明」之旗幟，號召同志。及港校畢業，乃懸壺於澳門，以地屬葡國，言論運動，均較便利，唯葡葡禁令不許未得葡國證書之醫生在澳門開業，先生不得已遷回廣州。時同志漸多，如陳少白，陸皓東，皆其最著者也。先生甚慕哥老會三點會之組織，漸有自組秘密團體之念，雖見團體限於廣州，香港，澳門數處，乃赴上海，北至京津，南及武漢，藉察長江流域及黃河兩岸形勢，是爲先生反清運動之第一步。

甲午事東戰起，時先生年三十一歲，雖人心憤憤不滿清廷，若乘機有所動作，可得相當效果，然欲結同志，必先有財力，乃赴檀香山，聯絡華僑，特在該處創立「興中會」，吸收會員，唯當時華僑思想，多不注重民族，故入會者，寥寥無幾。翌年，「乙未，光緒二十一年」先生由檀香山歸國，仍以「興中會」名義，結合同志，團體既成，聲勢漸大，且時適清兵屢敗，高麗既失，旅威繼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，先生乃設乾亨行於香港，辦農學會於廣州，以爲秘密運動之大本營。中堅人物則有鄧蔭南，楊衢雲，黃詠商，陳少甫，陸皓東，鄧弼臣等數人。機關既備，乃策進行，密謀襲取廣州。不圖運械不慎，爲海關查獲，事洩，而陸皓東殉焉。是爲先生反清運動之第一次失敗。

事敗後十餘日，先生尙匿廣州，後聞道脫險，逃至香港，斷髮變裝，又作檀香山之遊。抵檀未久，聞美洲華僑富且衆，乃變計赴新大陸，及至紐約，清廷捕甚急，又橫斷大西洋至英，寄居於倫敦某英人宅，時駐美清使已電告駐英清使，（聶煦燾），囑偵先生行跡，設法捕送回國。某日，先生適在倫敦 Divondale 街散步，突有一華人以英語詢爲何人，先生據實答之，其人乃與先生並肩而談，且談且行，繼邀到其家少憩，先生却之，行未數武，又來一人，兩人緊蹙左右，強迫之入一宅，先生初雖以爲異，但一轉念間，以爲華僑重鄉誼，或不足怪，及進大門，見僕人下輪，始大詫，二人挾之登樓，閉之於一室。是同行之華人告以清廷密令拘捕之事，先生始恍然大悟，其地爲駐英使館，而己身陷虎口矣。先生百計求脫，終以監視甚嚴，無從通消息，幸有一英

僕名柯魯者，爲先生談話所感動，並爲之傳達秘書於其師康德黎，康據以揭登各報，並爲之向英政府請求清使釋放，乃得脫。後著「倫敦被難記」述其事甚詳。

先生出使館，留歐兩年，始之有所謂「社會主義」者，且見英國民權之發達，心竊慕之，於是創「民生主義」「民權主義」之說，合昔日之「民族主義」而爲「三民主義」，可見先生思想固由演進而來也。後以歐洲距國太遠，不易與國中同志聯絡，乃由歐赴日，日本朝野頗優待，而先生之結交日本政界人物自此始。先生在日仍以「興中會」旗幟，吸收留學生及華僑。未幾，義和團亂作，先生派同志分赴廣州，惠州，謀舉事，先生自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赴港，欲居此指揮，不意事爲清廷所聞，請英使飭港督不許登岸，先生蟄居船中，轉輪回日，欲由日赴台灣，再轉赴廣州，會日本政局變動，大隈重信內閣瓦解，伊藤博文重握政權，改變援助「興中會」之政策，令台灣總督禁止先生登岸，時惠州廣州兩處，業已發難，卒以後援不至，餉絕彈盡，爲清兵所敗，多數同志殉焉。

惠州失敗之後，先生復遊日本，從事宣傳運動。拳匪亂平，八國議和，清廷喪師辱國，賠款達九萬萬元之鉅，舉國青年，充滿排滿思想，潮流所趨，先生之主張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。時安南總督招赴河內觀博覽會，待遇頗隆，先生乘機與該處華僑談排滿事，頗得同情。尋又赴日，遙爲指揮，實行計劃，國內如章炳麟，鄒容等皆與先生結交。先生居日兩載，得同志益多，世稱爲革命運動之「黃金時代」。先生未幾，作第二次之世界漫遊，由日而檀香山，而舍路，而紐約，而

舊金山，所至皆與華僑爲極密切之聯絡，時華僑革命心理亦日益增高，故宣傳較易，而先生不復如前次之受冷遇矣。一九〇五年先生由美抵歐，留歐學生漸多，對先生甚歡迎，先生遂萌組織團體之念，乃糾合較接近者，於比京開第一次會；在柏林開第二次會；在巴黎開第三次會；時尙諱言革命，乃名其團體曰「同盟會」。但規模尙小。是年秋，先生至日本，在東京開大會，爲大規模之組織，而「同盟會」始大引人注意焉。黃興，胡漢民，汪兆銘，張繼等自是與先生成莫逆交。風聲所播，清廷大震，乃派唐紹儀^①赴日商驅先生出境事，先生受日政府壓迫，乃與汪胡等赴越南。河內與粵西接壤，入粵較便，先生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，再失敗，後復親率黃興，胡漢民，及法國軍官強襲鎮南關，擬由此取龍州，與陸榮廷龍濟光兵戰七晝夜，不幸敗退，先生擬退回越南，途過諒山，爲清吏所偵悉，乃與法政府交涉，請其驅逐出境，不得已奔赴星洲，仍令黃明堂等謀進取。先生抵星洲數月，得黃明堂取得河口之報，而同時黃興一軍亦舉義旗於欽廉上思一帶，未幾，又爲清兵擊退。香港・越南，日本，凡接近中國地方，先生無棲身餘地，乃又作第三次世界漫遊。一面仍令黃興，胡漢民，朱執信等運動粵新軍，謀再舉。宣統三年，（一九一〇年）一月，黃胡等所運動新軍果發動，然以準備未足，實力未充，一擊而散，時先生居美之舊金山，聞訊，急取道檀香山至日本，過日時，爲警察所發覺，不准居留，乃由橫濱渡濱榔嶼，時同志負重創亡命海外者，踵相接，食宿之費，皆須資助，先生至此，乃命同志向內地活動，而已專任籌款事，遂遠赴歐美。在日之同盟會中人，有堅抱犧牲主義者，謂從前失敗，多非同志身臨前敵，

故不易成功；且失敗亦不足以感動世人，乃結合極親密之同志數十人，潛渡回國，在粵舉事，歷史上最有光輝之黃花崗一役，卽此數十同志之犧牲精神所表現者也。時爲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。是役也，雖未成功，然七十二烈士之精神，確與國人心理上以莫大感動，而辛亥革命之成功，卽基於此。

是年八月孫武劉公蔡濟民張振武等在鄂運動新軍，成熟，十九日，革命軍起，各省聞風響應，電請先生歸國。南京政府成立，先生被舉爲臨時大總統，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職。惟此時北洋軍閥，一面故效愚忠，抵抗民軍；一面覬覦非分，居中操縱，如民軍與清軍相持，戰禍綿延，尙恐底止。先生不忍生靈塗炭，准與清庭議和。二月十二日南北和議成立，清帝退位，先生辭總統職，政權乃旁落於袁世凱。八月下旬來京，備受民衆歡迎。先生主張擴充國有鐵路甚力，担任全國鐵路督辦。九月十七日赴太原。逕由該地返滬。因鑒北京政治社會之腐敗。倡遷移國都於南京或武昌之議。二年三月宋教仁爲袁世凱所刺，先生見袁世凱欲顛覆民國之陰謀暴露，乃復爲二次革命，此時袁世凱已得善後大借款之助，反革命之實力極厚，故不及月而二次革命失敗。失敗後，走日本。組織中華革命黨。四年袁世凱盜國，帝制自爲。先生還居正往山東，陳其美許崇智往上海，朱執信往廣東，夏之麒毛福全往江西，其他南北各省，亦皆遣派黨員前往。於是居正組織山東中華革命軍，毛福全組織江西中華革命軍，先後起義，袁世凱伏誅，共和得以恢復。五年先生由日本回國，旅居上海，盡力鼓吹主義。六年者政府破壞約法，先生與李烈鈞等赴廣

東組織護法軍政府，被舉爲大元帥，從事討賊。七年五月軍政府改組，被舉爲總裁。八年七月辭職，赴滬。九年十月粵軍攻下廣州，岑春煊之軍政部瓦解。十年四月先生被舉爲軍政府大總統。十一月五年陳炯明叛，先生移居滬濱。十月許崇智等起兵討陳，攻下廣州，十二年春，先生又由滬赴粵，在粵組織大元帥府，各軍將領推先生爲大元帥。曹錕賄選竊國，先生屢倡北伐，義聲播海內。十三年十月，曹錕爲國民軍顛覆，民衆贊成先生主張之國民會議，電乞先生北上，解決國是，收拾時局，先生不忍辜負民意，遂扶病北來。以民國十三年十一月由粵赴滬，復轉道日本來津。十二月到津，肝疾大發。同月三十一日由津抱疾入都，民衆迎於車站者數萬人。先生因肝疾日益增劇，養疾協和醫院，後移居行轅，醫治罔效，民衆遽失導師，卒以十三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卒於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。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年即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時，享年六十歲。

中山先生之主義

中山先生死了！中山先生的精神，中山先生的人格，中山先生的主義，絕不因先生的軀殼埋沒而埋沒，將越顯其與世界而永存，與日月而同光！

我們這般未死的同志，將恪守先生的遺囑，與全國民衆大聯合，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大聯合，繼續先生未竟的革命工作，以實現先生的主義，求中華民國的幸福，世界人類的幸福。

在先生不幸而死了的這個時候，我們是十分的哀痛，我們知道，就是我們以外的全國民衆，世界各國的民衆，只要是了解中山先生的人格和精神的，也沒有那一個不像我們一般的哀悼與痛惜！

我們深深的感謝全民衆的這一點同情。

我們將忍住我們的眼淚，發出更洪亮的聲音，把中山先生竭畢生精力以趨的主義，向我們親愛的民衆說一說：

中山先生奔走國民革命四十年，自提倡革命之日起，以至溘然長逝之日止，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是一貫的；沒有跳出國民革命準繩之外一步。這種精神，並不是爲一般假革命以行者所可能。因爲中山先生的革命是有主義的革命，有徹底主義的革命。所以，主義一日不實現，就是革命工作一日還沒有完了。中山先生從事國民革命，四十年如一日，就是要求他的主義之實現。

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什麼？我想人人都知道是三民主義，三民主義就是中山先生四十年努力於革命的一面最鮮明的旗幟。中山先生四十從事於革命，而且臨終遺囑我們繼續努力的，就是要求三民主義的實現。

三民主義是什麼？先生在他的「民族主義」一書裏面開宗明義第一句便說：「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」三民主義何以是救國主義？先生說：「因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，政治地位平等，經濟地位平等，使中國永遠適存於世界」。

我們知道：我們中國自滿清末葉，遭受各國國際帝國主義者的武力侵略和經濟的壓迫，國家的主權，喪失殆盡，四千多年的神明古國，她在國際間地位，已打在「次殖民地」的地位去了！（詳見民族主義三五頁至三七頁）到了辛亥革命，滿清推倒，民國成立，在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之初，本想建設共和，使人民做國家的主人翁，行使國家的主權，以自圖振作。無如帝制餘孽和封建軍閥，繼續增長，為民治之極大障礙，而釀成國內之分崩離析，至今日尚無底止！至於人民方面，直接的受惡政治的影響，顛沛流離，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；間接的受社會經濟力的支配，生計日艱，生活日苦。這樣危險的國家，要想在這種弱肉強食，生存競爭的世界上，保持長久，真是絕乎未有！

中山先生認定中國所處的境地之危險，本其先知先覺的責任，立定救國大願，才創造三民主義，以致力於革命。我們如果不是喪心病狂，我們如果不是宅心阻咒，我們應當一齊立於中山先

生三民主義革命旗幟之下，共同努力，以救我中國國家！

我們很傷心，我們不應當到中山先生死了才來講他的主義，但是中山先生死了，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不死的，中山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，我們應當在這個時候越發要明瞭中山先生的主義，越發要了解中山先生竭畢生精力以趨的主義之所在，我們雖然失了這位國民革命的大師，但是，中山先生已經在三民主義裏面指導我們了，我們明瞭三民主義的含義是什麼？我們繼續國民革命的工作，才有路可循不至於錯誤！

三民主義是一個大名詞，裏面包含得有三種主義，一個叫做「民族主義」，一個叫做「民權主義」，一個叫做「民生主義」。拿這三個主義來救中國，彼此有極密切的連帶關係，絕不能側重而有所偏廢。中山先生對於每一個主義，都有極詳細的說明，都有專書發行了，我們在此雖不能備細的來述一遍，但是可以簡明的說一說：

第一：民族主義——中山先生說：

「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。中國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，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，沒有國族主義。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。……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，非常強大。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，寧肯犧牲身家性命。……至於說到對於國家，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，去犧牲的。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，只能及於宗族而止，還沒有擴張到國族。」

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國民，如果沒有——或淡薄民族精神，要想望國家強盛是不可能的。我們看現在世界上的列強，那一國不是充分的發揮其民族精神，如英國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，法國的拉丁民族，德國的日耳曼民族，俄國的斯拉夫民族，日本的太和民族，這些都是最好的榜樣。所以，中山先生說：

「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，要救中國，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，必要提倡民族主義。……就中國民族說，總數是四萬萬人，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，百多萬滿洲人，幾百萬西藏人，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，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。所以就大多數說，四萬萬中國人，可以說完全是漢人。同一血統，同一語言文字，同一宗教，同一習慣，完全是一個民族。……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，我們人數最多，民族最大，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，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，但是中國的人，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，沒有民族的精神，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，實在是一片散沙。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，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！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爲危險，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，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，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！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，便要提倡民族主義，用民族精神來救國。」

中山先生的這個話，並不是興奮劑，中山先生有極銳敏的觀察，有極有力的根據，他說，一個民族的消長盛衰，恆看世界中的進化力以爲斷；世界中的進化力，分自然力和人爲力兩種，如

達爾文說的「適者生存，不適者天然淘汰，」這便是自然力。世界上過去的民族，和現存的民族，其間消長盛衰，無一可以逃出這個公例。我們中國能够有五六千年的歷史，有四萬萬的民衆，也是因爲我們所處的自然環境適宜的原故。但是，「人爲的力量，可以巧奪天工，所以人事勝天。這種人爲的力，最大的有兩種：一種是政治力，一種是經濟力，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，比較天然力還要大！」所以，中山先生說，我們別要以我們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爲滿足，恐怕因此良好的自然環境的原故，反要引起巧奪天工的人爲力而使我們民族成了「亡國奴」！（見民族主義二七頁至二八頁）

「我們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，不但是受這兩種力——政治力，經濟力——的壓迫，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！」受這種壓迫的是我們民族，施這種壓迫的是誰呢？就是帝國主義者。帝國主義是甚麼？用政治力，經濟力去侵略別國的，就叫做帝國主義。（見民族主義第四講）帝國主義者侵略他人的國家，用政治力的，有兩種方法，一種是武力的，就是軍事行動；一種是和平的，就是外交妥協。自從十八世紀末葉歐洲發生產業革命以後，各帝國主義者前後後跑來中國開拓殖民地，尋覓新市場，便就是用這兩種方法來實行侵略。我們只消看自鴉片戰爭以後，每和外國人打一次仗，便有一次議和；每議和一次，便是割地賠款；這就是用政治力侵略的活劇。後來帝國主義者還恐中國滅亡得不快，再加以經濟力的侵略，經濟力的侵略，就是握住了中國的關稅權，使中國內地實業不能振興，經濟不能發展，鬧到民窮財盡的一天，不愁中國不會亡，

恐怕國亡了中國人還不知道！所以，中山先生說，帝國主義者以武力亡人國家是很可怕的，只要打一仗就得了！若以外交亡人國家，更為可怕，只要用一張紙，一枝筆，由外交官在一分鐘內簽個字就得了！不過，這都不要緊，帝國主義者以政治力亡人國家，人民個個人都覺得，都可起來反抗以圖倖免，至若以經濟力亡人國家，那真危險極了！中山先生在他的「民族主義」裏面把帝國主義者以經濟力侵略中國的厲害，算了一盤賬，末了，他說：

「……………這種人頭稅，還是有加無已的。所以依我看來，中國人再不覺悟，長此以往，就是外國的政治家天天睡覺，不到十年便要亡國！因為現在已是民窮財盡，再到十年，人民的困窮，更可想而知。還要增加比較現在的負擔多兩倍半。汝想中國要亡不要亡呢？」

所以，中山先生大聲疾呼的說：

「中國是一塊殖民地，是對於已經締結了各條約國的殖民地。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，都是中國的主人。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，是做各國的殖民地。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，是做各國的奴隸。」

因為如此，故中山先生極力的提倡民族主義，極力的反抗帝國主義，極力的做民族解放的運動。中山先生反抗帝國主義的目標，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；解放民族的運動，就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。簡單一句話說，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義，一方面是求中國在國際地位的平等，一方面是使中華民族有真正的自由與獨立。

第二：民權主義——中山先生解釋「民權」的意義說：

『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衆人就叫做民，……有行使命令的力量，有制服羣倫的力量，就叫做權。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，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。……政治兩字的意思，淺而言之，政就是衆人的事，治就是管理，管理衆人的事，便是政治。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，便是政權。今以人民管理政事，便叫做民權』（見民權主義一頁至二頁）

民權主義是近世一種普通潮流。我們就歷史的進化說，人類社會由洪荒時代進而爲神權時代，由神權時代進而爲君權時代，由君權時代進而爲民權時代，這是自然的趨勢。我們又就民權主義發生的年代說，民權主義已萌芽於二千多年以前，到十七十八世紀，民權主義便已實現而爲確立不易的東西。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，似覺平凡無奇，殊不知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，應當是我們此刻這些中華民國國民所必須澈底了解的。因爲中山先生對於民權裏面所主張的，可以救治中國今日的這種「假共和」。

我們要想了解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，我們先要明白中山先生對於民權主義的根本概念。民權主義的根本概念，便是「平等」。『因爲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。要打破君權使人人都是平等的。』中山先生說：

『歐美的革命學者，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。……其實推溯民權的來源，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，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，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。……天生人類本來